

# 冊三

玉樓春卷之一



龍邱白雲道人編緝  
頽水無緣居士點評

## 第二回

大奸雄睚眦中禍

痴秀才窮途哭過

詩曰  
神奇術成名

皆有大聖德

今人表似人

獸心不可測

未必和

雖哭未必戚

但結口頭交

腹裡生荆棘

宗年間都城三百里外有个集賢村月浦橋住一位官

號下嘉取下和獻璧之義父拜銓部少宰母封二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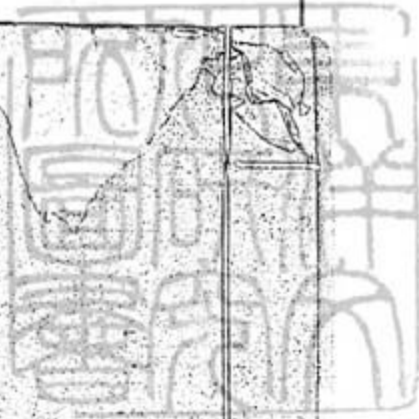
書名 玉樓春十二回 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清 白雲道人 輯  
卷 冊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5  
編號 D86654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玉樓春十二回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玉樓春

第一回



七回迄九回



双紅堂  
小説  
75(3)



科 2012-2

第七回

高大尹妙計憐才

痴公子弄巧成拙

霍孝女途舟跨鳳

老忠臣白日歸天

却說黃鉞那晚被翠樓設計打得遍身疼痛悶氣回到書房氣得一  
 夜不曾合眼思量要出這一場恨氣千思萬想無法可報忽然想道  
 本府知府賀台是我丈人的門生平素極有胆量最善斷事明早我  
 去擊起鼓來叫他拿這一班潑婦到官拶的拶打的打那時我母親  
 却護他不得可不出俺胸中之氣了到了次早起來就乘轎到府堂  
 上此時正發頭棚黃鉞下了轎便將堂鼓連敲嚇得眾衙役不知黃  
 公子為着甚事那賀知府在私衙聽見堂鼓亂敲想是緊急事情遂

傳鼓升堂衆衙役吆喝一聲黃鉞叫屈起來知府問是何人衙役稟道是吏部黃尚書的公子知府听了叫請相見黃鉞走到面前舉止無儀言語失節知府問道黃兄有甚見教黃鉞道是被家人婦女打了知府道家人婦女怎麼敢打家主黃鉞道是藉家母的勢來打我的知府听了呵了大咲道尊大夫人豈不知道理好縱家人婦女毆打公子其中必有緣故須要說个明白黃鉞道因一个潑了頭翠樓私養漢子被我拿住他的私孩他竟不肯伏罪反刁唆母親領了一班惡婦各執棒槌把我打个半死要求老公祖替我拿來治罪知府搖頭道難處難處翠樓既是尊太夫人之婢只該求太夫人以家法治之纔是下官怎好拿他勸兄息怒家庭之間忍耐些罷了黃鉞听

了這話不竟挺起憨來道老公祖差矣朝廷叫你做官要治民間不平之事我家翠樓臭了頭偷外漢不肯偷家漢我受了他天大的恨氣母親又替他做主所以來求你，又推說尊太夫人之婢不好拿他我便是我母親養的不好惹他難道你也是我母親養的不敢去惹他麼知府見他一派痴話來冲撞他沒了官府體面想他是我老師的女婿不好發作他竟自起身退入在後堂寫个小票兒為毆辱家主事仰秀水縣速拿黃尚書家婢翠樓與家主黃鉞完報差人發到縣裡去黃鉞還在堂上罵道你這沒用的太守做甚麼官偷漢事也不敢問只好會吃飯罷了恰好拿僉票的差人出來說道黃公子不須着惱太爺已出票仰縣裡大爺替你拿人責治了且請回家

伺候就把票與公子看了，黃鉞遂回嗔作喜道：「這老賀還是會做官，就上轎回去，且說府裡差人拿了票到秀水縣來，正值高知縣坐堂，便當堂投遞。高知縣看了票子，暗想賀大人好咲得緊，這光頭票兒又無詞狀情由，叫我如何好去黃府拿人？但上司之命，不敢不依。我今且拘他來看，是甚事就拿了硃票，差个公人到黃府中去拿人，限立刻解到，差人領票走出堂來，暗想黃府的人如何好去拿得？况又是女犯，這事怎麼處？且女犯叫翠樓，就是黃府中出名的翠樓，極會做詩，是四方聞名的女史，誰好去拘他？如今只好設个巧計，喚一乘轎子，約一个夥計同到黃府，假說是大爺的府下說奶小姐慕他才名，今日特差人請到私衙相叙半日，就送回府。黃府曉得大爺

一个風烈的，敢不從命。騙出來時，送到官府，就由他處置便了。當時便喚了小轎，同了夥計，望黃府來到得門首，門上人便來問是甚麼事。老爺在東庄未回，差人道：「不消你老爺在家，我們兩人是縣裡大爺差來的，因大爺的奶小姐一向慕貴府翠娘的詩，今日是奶小姐生辰，備有酒在衙裡，特差我两个押轎來請翠娘到私衙，松奶小姐相叙一叙，立刻要等同話，煩你進去稟老夫人一聲，原來這高知縣名成璧是揚州人，新中進士，一文錢也不貪的，為官清正，不怕權貴，問事如神，所以滿縣的紳衿無一个敢慢他。門公進去傳報老夫人，夫人親到樓上，與玉娘翠樓商議，玉娘翠樓都委決不下。老夫人道：「高知縣是有名的好官，他奶小姐一團美意，特來相請，怎麼好却他還

着翠樓去相叙半日回來纔是玉娘就令翠樓打扮齊整送他出後堂分付老門公跟轎送去翠樓上了轎立刻如飛抬到縣前高知縣還未退堂差人同夥計商量道如今且叫轎子歇在這裡我先進去把方纔騙來的話稟明了看官府如何口氣然後帶進去夥計道有理遂叫轎子歇在縣前即時飛跑進去把來踪去跡直對高公稟明了高公道你們做得是待我退堂時你帶他到私衙裡來差人領命出去安慰了翠娘少停大尹退堂差人就催轎夫抬到後堂請翠樓下了轎隨引入私衙差人退出門便掩了翠樓見高公端坐在上面只得跪下叩頭高公叫他起來翠樓平身立下高公舉目看了果真好个女子不但儀容嬌冶而且體態幽閒又想他的才學真是世間

難得這樣女子但府裡差人說他小主人訴與賀太爺有私養孩兒之說可惜是个失節婦了我今日把好話叩出真情再作道理便問道你是翠樓麼翠樓道婢子正是高公道你家大相公黃鉞今早在賀太爺裡說你私養兩個孩兒被他獲住你去攬撥老夫人和一班家人婦女毆打他一頓賀太爺听了大怒說天下有這等可恨之事定要拿你究出姦夫連那孩子立時置之死地故委本縣追究真情但本縣性雖烈火心著善提生平所重的是幾句文字我在這裡為官三載也曾聞你的名誦你的詩不期你今日做出這樣事來豈不是白璧之玷吾恐面訊之時動起刑罰你這弱質柔姿自然受刑不起公堂之上招出情由不但你一身難保還要累及情人連這兩

個孩子也不得所了。那時縱欲為你，也願你不得子。我今日分付衙役，只說我奶小姐請你赴席論文，是要問你个隱情衷曲。你快直對我說明，我先為你商量一計策。你若一字含糊，便噬臍無及了。翠樓見高公說到這個田地，便毛骨竦然，倒也感激高公。事到其間，也顧不得羞恥，只得跪下叩頭，先謝了德，然後把邵十州始家根由與生那孩兒不哭的緣故，盡情說了一遍。又叩頭說：求天恩老爺保全小婢母子，為邵生留得此一脉，實萬世再生之德。說罷大哭。高公見他已吐真情，就叫他起來，道：據你所說，邵十州是邵亦嘉之子，有甚麼為証？翠樓向袖中取出邵十州做的那首雪詩來，呈上。高公看了，果然是他筆跡，便對翠樓道：這邵生是我故人之子，只為奸佞言

他迹踪在外，不想他的姻緣却在您身上。今日雖未知他前去的下落，且喜他已有个子嗣。我也替他歡喜。我如今且打發你回去。明日我到你府中，按問此喪，只白賴个全無。我自婉轉周旋你罷了。翠樓叩謝。高公立刻傳到府差，討轎打發回去。到了次日，高公喚齊衙役，帶了許多刑具，到黃府中，所上坐下，擺了案桌。一班皂快分列兩傍，嚇得黃府中家人不知何事。齊上前來打听。高公分付請大相公出來講話。家人報知黃鉞。黃鉞出來相見，分賓主坐定。高公道：昨蒙府尊大人發下一票，却是台兄之事。據票上所開女犯翠樓下官聞是令妹之婢，不便拘得。且與兄有主僕之分，更不便一齊同審。昨已先喚他到內衙面訊一番。他口硬似鉄，說并無此情。學生今日特造

尊府再喚他出來與兄面質便好定罪申報府尊了黃鉞就着人叫翠樓出來老夫人听報這此情由大恨黃鉞嘆氣連聲翠樓換了青衣步出外所高公對黃鉞道無事相干兄與下官是个賓主有事牽涉則下官待兄便同子民今日王法所在曲直攸分罪不在翠樓便歸之兄還須便服來听審黃鉞听了連忙脱下公服穿了青衣高公叫翠樓近前喝問道據你小主人訴說你私養孩兒你好，直誨上來是與誰有姦而生的免受刑罰翠樓跪下訴道老爺在上容小婢訴个衷情死亦瞑目婢子是自幼伏侍小姐的家小姐性耽黃卷朝夕攻書婢子洗硯磨墨之餘亦能吟咏詩賦相陪小姐惟重閨睚之化豈欣鄭衛之風况家老夫人治家嚴肅後堂之內止有中甸婦女

往來并無三尺之童出入小姐的卧樓在老夫人房後一出入必由老夫人房經過况樓牆插天飛鳥難入桑間濮上之行胡為乎來老爺但問合府男女大小家人婢子之言若虛一字廿服上刑此時衆家人約有三四十人俱在傍邊高公都喚來問道你們都是黃府家人還是外人衆人齊跪下稟道小的們都是家人高公道方纔翠樓之言果是真的還有此假麼衆人同稟道家老夫人治家嚴肅方纔所言是字，真的高公道既是這等你們下去又叫翠樓上前問道據你方纔所言又據衆人証你的話你竟像冰清玉潔毫無邪行了但你小主人與你有甚冤仇忽然起个無風之响來誣陷你且據他說有兩個孩子為証你若全無此事這孩子是何處來的你還說



个明白。若有半字含糊，我就要用刑了。翠樓又訴道：老翁不問及此，婢子也不敢言。但家相公深恨婢子之處，有个緣故，便將去年調戲他的情由，他把水潑濕了黃鉞的頭面衣服，及前夜叫巧兒送書來，晚上私到樓上，被老夫人到來打了一頓的情節，細細陳訴。若說孩子二字，是男是女，是黑是白，多長多大，今在何處，老翁自問相公委曲，便知婢子毫不知影响。訴罷，便將黃鉞寫來的字呈上。門子接來，送上案前。高公取來念時，白字連篇，文理不通，不覺嘆道：這也是千古一書了。遂叫翠樓下去，喚黃鉞上來，問道：這書是你親筆，不消說了。羞得黃鉞慚愧無地。高公便作色道：你是二品公，即祖父書香一脉，不想去跳躍龍門，却思量竊玉偷香，豈是个道理。我且問你這孩

子，今在那裡？黃鉞道：在家人陸德的妻子朱氏處。高公便差人到陸德家裡，取那孩子。連朱氏喚來，俄頃間，差人取了籃兒，連朱氏帶到案前。高公命撥那孩子，直到坐傍放下，站起身來，把那孩子細細一看，說道：倒好一對清秀孩子。暗將一个小包兒藏在孩子身邊，竟沒一人看見。就命差人撥了下去，分付一个皂隸去喚两个少年乳母進來。差人領命，不一時，喚到两个養娘。高公道：你去看那两个孩子，像是幾歲的？兩人看了一會，稟道：這兩個孩子像有兩歲了。高公道：可抱他起來。驗是男是女。两个乳母各抱起一个來，解開抱裙看。驗忽見一个小包兒落在地下，响了一聲。高公叫取起來看，是甚物。差人忙拾起來，遞上解開看時，却是一股金釵，一錠銀子，一幅紅紙。

裹着寫有幾行字在內高公看了呵，嘆道原來是這個緣故就叫朱氏上來喝道你好，說這孩子是那裡來的你丈夫知情也不知情朱氏稟道爺，丈夫向不在家連小婦人也不曉的來歷是大相公拿來寄放的高公道胡說不是你與丈夫兩個知情大相公因何偏寄在你處叫皂隸撈起來纔齊得指把索一收殺猪一般叫喊道爺，且饒了小婦人待我直說罷了高公分付且鬆攪待他招上來朱氏哭訴道小婦人初五日黃昏時候因丈夫不在家閉門去睡忽听叩門聲响認是丈夫回來開門看時却是家主大相公手中掇這个籃兒忙，分付小婦人說一件寶貝在此寄與你好，看管說罷就跑去小婦人不知緣故因怕大相公只得掇到房裡方纔老爺

來喚寔不知這孩兒是何處來的如今相公現在下邊只求老爺問他便曉得小婦人是冤枉高公又叫黃鉞上來問道朱氏說他不知情我且問你這娃子是何處來的交付他呢黃鉞道是治晚生在翠樓，上拿去寄與他的高公道你拿這娃子時還有何人同見麼黃鉞道只有晚生一人并無第二個高公道令妹樓上伏侍的除了翠樓外還有何人黃鉞道還有一個老姥一個十二三歲的了頭巧兒高公也喚他到案前將許多刑具放在他面前道你兩個只要直說一向在樓上伏侍小姐曾見有這孩子不曾若不明言就要撈起來嚇得兩個一齊哭道是從沒有見得也未曾聞得有孩子啼哭就是夫人房裡還有許多婦女在樓行動難道能瞞得那個高公要撈他

起來裡面老夫人房中趕出一二十個婦女來。都替這老姥巧兒兩人叫屈。說他們都在樓上轉動。果是從未見有個影兒的。高公便叫且放了。拶再喚黃鉞到案前道。黃鉞你這沒良心的。你只為要奸騙翠樓。他守志不從。也是他一念貞潔。你却與奸奴設計。不知在何處拾得這兩個孩子。却要移張帽與李戴。如何移得去。若說這孩子在翠樓。上拾得時。你該在本處指破他。總是姦真事實。縱然要取他出來。湏要眼同一二人說破。或是當時便交尊堂老夫人處。方便翠樓無可推委。若單據你說。獨自拿去。放在朱氏房裡。焉知不是你在別處弄來之物。嫁禍于他。況且方纔那孩子身邊現有一幅有字的紅紙。和一股金釵一錠銀子。是寔據。你們不消牽強推人了。分付禮

房恐黃公子認不出紙上言語。你可朗讀與他听。禮房高聲讀曰。

男二人年二歲甲申年八月十五日戌時。雙生四方君子。收留者奉金釵一股。白銀一兩。若得撫養成成人。老幼并感。

讀罷高公復呼黃鉞近前。厲聲道。這兩個孩子。明是你那逢主之惡的惡奴陸德所為。不知在何處拾得此字。便與你商量。裝在翠樓名下。恐嚇成姦。翠樓如何肯服。本該追那陸德出來。一頓板子敲死。這惡奴只是重究了他。便在你面上不好意思。我如今全你的體面。姑免追究他罷。你服也不服。若不服罪。我便立刻要追陸德這奴才到案。夾他起來。不怕他不招出和你同謀之情。追究他何處得來這孩子。那時我請你尊翁。老大人回府。面告過了。把你與陸德都解到

賀大人臺下去枷號出來以警將來你若服罪我便姑恕你罷那獸子自听審這半日已是胆都嚇碎了見高公說到要請他父親回來再解到府堂去一發魂飛天外不覺肯錯認个不是乃言道這孩子其寔是陸德路上拾歸來的凡事求老父母大人海涵高公方纔放下臉道若是這般說學生只得從輕申覆賀大人便了又喚朱氏上來道若論你丈夫迎主之惡本該重治既已惧罪預逃姑免寃擬你既不知情相公累你受害這孩子籃內所有金釵銀子二件念你有幾宵乳哺之恩我賞與你拿去朱氏叩頭稱謝去了又喚翠樓上來道你相公雖要戲你耐有主僕之分你該正言相拒或訴之老爺夫人治他纔是不合以水污他衣裳又同主母贈之以拳似有犯上之

罪但你家主不應以路拾之兒誣你腹中之物皆非其道我今看你老夫人分上不好難為你了可到小主母那邊去請罪罷又喚衙役帶了那兩個孩子回縣憐他是無母之兒喚兩個養娘每人給工銀拾兩撫養他斷罷上轎回縣去了黃府中男婦和一班百姓沒一个不稱他斷得明白翠樓入去到得樓上和玉娘兩人感激高公道這般曲全又不明白孩兒身遺寫得字和兩件物事不知從那裡來一時悲喜交集悲的是郎郎信杏孩兒又離去喜的是孩兒去了脫了禍胎且在高公處眼見得所了惟有黃鉞肚裡又氣又惱又羞明子兩個孩子在樓上拿下來賍真犯寃却反慶出許多不明白的事來倒屈認自己做出的惡名一則恐怕父親回來得知了見責二則又

怕妻子埋怨，只得悶悶的，叫一个小童隨了帶幾兩銀子，躲在城外一個草庵中，住了三個月，方敢歸家。自此兩個孩子竟在高公衙裡撫養。玉娘翠樓在樓上，思念邵郎，即未知在霍小姐處如何。且說霍公為奸臣陷害，家眷都被遠送京連。文新也被差官認作他女兒，同春暉小姐一路起解。止帶家人霍忠同行。那春暉小姐見老親被逮，愁煩不解，只恨自己不是個男子，可以替得父難。所以一路行來，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就是與文新極相愛契，也不曾與他笑語。霍公在舡內，偶然感了風寒，睡了五六日，他便衣不解帶，烹茶煎藥，在床前伺候。听霍公咳嗽聲响，便問父親可要用湯水。執壺斟上。霍公見了，心上過意不去，對他道：我兒這樣寒天深夜，却為我有病，累你在

此吃苦，你早此去睡罷。春暉道：爹寬心安，寢孩兒自去睡便了。雖如此答應，仍舊不與霍公知道。悄悄的和衣盪在桌上，將燈藏過，總一聞床上有此動靜，便起來問父親可要甚麼。如此五夜，第六日霍公全愈了。他方纔解帶寧睡，又行了幾日，看，到了河南交界，將要起陸。霍公那晚睡到半夜，忽夢見一青袍角帶官員，直至床前，手持一揭帖，跪下稟道：小神乃本境土地，上帝因公一生忠直，今特授公為天下都城隍。後日丑時，分便有官吏來接。前任是吏部侍郎邵爺，隸此職。今已任滿轉陞九天巡行使者，專待明公交代。故先差小神來報。霍公所說駭然道：邵公是何人？那官員道：他現有令孫大貴人在尊舟，詢彼自知。遂告辭去了。霍公醒來，却是一夢。殘燈未滅。

手中還執着他稟揭披衣起來看時是一摺素黃紙並無字迹心中大駭等到天明起來夫人小姐文新天桃都在面前霍公對夫人道老夫居官三十年自幸無負朝廷今陽數已絕明日便當永訣又對春暉道我兒你今長成一十六歲因你才貌双全難于擇壻未卜東床我今不及見你牽紅繡幃奈何春暉道爹，長途珍重今日為何忽請到這個田地霍公便將昨夜夢中之事述與夫人小姐听了春暉道爹，夢寐之事未必可信霍公道我一生正直無欺鬼神那有欺我之事現據有稟揭在此把夢裡接的那摺黃紙來看看了大家都毛骨悚然霍公道我到忘記了據夢中神道之言我代前任的尊神是吏部少宰邵公他有今令孫現在我舟中這話不可解難道新姐

就是邵公的令孫不成便喚文新近前問道我曉得你在我舍甥那邊却不曉得你來踪去跡我想神道所言邵公者只有長安集賢村少宰公他令即邵下嘉與我是通家兄弟下嘉只有一個令即諱十州自八九歲上我曾在他府裡見過曉得他並無姊妹難道就是你不成你可真對我說个明白文新跪下道老恩伯在上小子便是邵十州霍公吃了一驚挽他起來道賢姪何為至此十州就把從前及改妝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大家俱驚得呆了春暉听文新說是男子就閃開半邊去了霍公沉吟半晌忽然笑道這也是天作之合了便對夫人道我看邵生一表非凡兼又青年博學蟾桂高折我意欲把女兒配他夫人心中何如老夫人道這事只憑相公主意霍公取曆

目來看恰好今日是個黃道吉日因說道昨日莫知縣送有酒席二  
桌還是未動今晚就作新人合巹之席罷命小桃請小姐出來小桃  
進去請了兩下方纔出來夫人道我兒你爹有命把你配合邵郎  
這也是個佳偶今晚就是花燭之夕了春暉低首答道終身之事自  
憑爹母親作主但有兩件不便之事孩兒未敢從命霍公道有甚  
不便春暉道邵郎若無改妝相隨這個緣故倒也罷了只是他一向  
男扮女妝追隨至此今日忽然締婚慶女為男恐被外人談論女孩  
兒到是無絲有線了第二件今爹遭難之秋孩兒正寢食不安之  
際況爹說明日是仙逝之期若果真易箒正人子焚香苦塊豈敢  
效于飛之慶有此兩件不妥是以孩兒敢違大人之命霍公道我兒

你的說話雖是有理但君子守經智者達變這邵生因權奸當國要  
害他一家性命所以不得已改頭換面屈曲依人也是沒奈何做的  
非為鼠竊狗偷之輩且你冰清玉潔志凜寒霜誰人不曉得今日你  
合何用嫌疑若說到我身後之事不思新婚雖是你的孝思也須想  
我止生你一個並無兄弟要看你成就終身之事方纔放心你今日  
在我眼裡從了邵郎可謂唱隨得人我就死也得瞑目春暉低首無  
言走了進去文新辭霍公道小姪蒙老恩伯厚情非不感荷但小姪  
二親久遠且在觸藩之中不告而娶益深不幸還求老恩伯再擇一  
門為妥霍公嘆道賢姪不須謙遜我和你今日兩家俱值患難之秋  
不必拘禮節成親之後且慢更改面目私盡夫婦之道陽仍姊妹

之稱少不得老夫歸天之後候肯定奪家屬那時有事無事賢婿相時度務而行說話之間漸日墮西山霍公催促夫人替女兒裝束讓後艙房與他做了新房自己移房在中艙來鋪下吉時將近點上兩枝高炬小桃擁簇小姐出來此時文新也換了霍公的青圓領皂靴兩個新人燈光之下照耀如天仙相似先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之位然後拜過了霍公夫婦雙雙攜手同入洞房小桃已自擺下那桌酒在後艙換去套服入席飲酒雖是相熟面孔也未免粧腔做樣只是略飲了幾盃吃了些飯小桃收了酒菜抹淨桌子帶上門就出去了文新勾了春暉香扇雙雙坐在床沿上文新先脫了道袍來替春暉解衣春暉再三推阻被文新強按住鬆了渾身上衣鈕扣抱

入衾中又除了小衣春暉道奴此身總屬你的但是我父母在患難之中兒女無偷安之辜巫峽行雲請俟異日文新嘆道小姐之言固是只是夫婦乃百年之大事一夕伊始終身永賴若是今宵蹉過了良時反為不美日間尊翁大人對小姐講的難道小姐就忘記了春暉被纏不過只得順從嫩蕊乍開嬌聲欲泣文新不敢蜂狂蝶舞款款輕輕稍償春興而香汗流浹殊作不勝狀草草完局相偎抱着睡去了所謂寢宴更長歡娛夜短倏忽間東陽已升二人起來霍公將家事寫明細帳一幅交與文新夫婦訖下午便設一席酒四人坐下先對夫人說了幾句永別的話又安慰文新夫婦更喚老家人霍忠進來分付善事主母與小姐遂命燒湯沐浴更衣了朝服寫就一道遺



表望北拜謝了朝廷向南拜過了祖宗然後開艙請校尉官過來相見霍公道下官致仕在家蒙聖恩下逮待罪來此今承上帝宣召老夫為天下都城隍之職定于即夕丑時赴任不及面見天子了茲有遺表一道煩天使帶上轉達天聰老夫乏嗣止此二女老荆和婢子一人成賴大人親目就此永別那校尉听了這話疑他要服毒尋死倒用心防護緊貼霍公的坐艙伺候霍公動靜且說霍公自送了天使出去遣開夫人小姐盪靜坐前房到得半夜見車馬後從紛紛來接便閉眼上轎而去老夫人和春暉文新小桃四人聞得前艙一陣香氣偏人忙開後艙門來看霍公已端坐瞑目去了大家號哭起來外邊校尉官忙進來看驗見霍公這樣死法不勝駭異忙倒身下拜

為紙帛之費即委地方官買一具沙板盛殮又送二十兩銀子了春暉和文新畫則盡哀夜不解帶伴着霍公的靈過了七、四十九日外廬柩擗首倒下春屬流從廣東潮州府安置老夫人望北謝恩遂即起身南來行到瓜州文新與夫人商量道岳父之柩不便遠挈不若暫寄此金山寺中俟候有歸來日期帶回家中去何如夫人與春暉道有理便挽舡在金山腳下上去對寺僧說了送他三十金謝儀又請眾僧做了一晝夜功德抬放在一間絕淨的房裡三人一齊拜辭霍公神位痛哭一場文新有感霍公情誼題詩一首寫在壁上隨即開舡行了兩月餘纔到潮州府便着霍忠去稅房屋居住霍

忠去了半日來回覆道霍忠租得一所房屋是一個大鄉官的房子十分潔淨且又家似齊備夫人歡喜就叫三乘轎子到那裡去住見是三間房子庭邊栽着數株翠竹後面一個荷花池北窓相映清香襲人老夫人做房在東邊小桃橫一榻相伴文新與春暉做房在西邊是夜文新又曠之後意欲求春暉一叙芳情春暉正言拒道男女之欲人孰無之但妾身花燭之夜一赴陽臺遂符熊夢今已懷娠半載豈宜妄動且讀書明理須法天時今大火流行序當閉戶正人身真陽盡洩之時應係身預養勿為情欲所傷文新見說得有理亦不相強自此文新與春暉在潮州住下心中却甚念玉娘和翠樓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獅吼時炎涼歷盡

鹿鳴日隸華聯芳

訪親闈誤入花宮

落火坑狂淫禪院

話說嘉善知縣高成璧看官清慎斷事廉明三年考滿奉旨欽取進京臨起身四五日前高公與夫人商議道前日收養這兩個孩兒幸俱長成聰慧皆認你我為父母竟不知另有个父母在那裡恒收回之時從未說破黃家老夫人至今尚在睡夢裡我欲遣人去通个消息恐反起疑端若竟不別而去使彼不知二子下落于心何忍夫人道此亦何難只今假說我家小姐久慕黃小姐妙才要求寫把詩篇分付婦人進去隨棧應變私對翠樓姐說知使彼放心便可遠去高

公道有理隨即差一家人婦備各色禮物送到黃府來此時黃夫人染此微恙不能起身即命翠樓接待收了禮物擺酒款留來婦那婦人看見無人在傍備細將老爺奶進京要帶兩孩子去的意思對翠樓說明白了翠樓口雖不明言心下十分感激高公玉娘又悄悄與翠樓斟酌過了私寫下一封字附寄孩兒又回送許多玩物詩扇與高奶和小姐婦人謝別而去從此玉娘翠樓足不下樓供奉白衣大士終朝禮佛看經凡來說親俱不應允黃公夫婦見他才高不肯輕就也不強他直到二十四歲上老夫妻兩個要逼他納壻玉娘道必才如邵解元者方可不然寧可終身不字再偏他時就要剪髮為尼起來黃公只得停了此念遂差人四下遍訪邵解元踪跡後來家

人來回復黃公說邵解元合宅南來隨同樂公棄官逃遁已有聖旨追究黃公將此言說與女兒玉娘道且再看幾年有甚消息自此黃公竟丟了這念頭任憑玉娘守志不提却說高公進京考選了吏科給事中便把盧杞劾了一本就削職歸家優游林下不過了幾年他公子高曠年已十九滿腹文章此時帶回兩個孩兒也是十四歲了胸羅經史筆走珠玑是年兩個進院一齊入泮一個喚做高邵才一個喚做高邵學親友填門拜賀高公十分歡喜那日席上有个同年鄉紳武陵源原任山西觀察丁憂在家他曾見過二高的文字是將來大物心下欲將李女瓊碧擇配高邵才為壻就央个座友蕭韶美達知高公高公應允要選吉日行聘只有武公夫人蘭氏却是个

極不賢的長舌婦訪知高家是个窮官不肯與他聯姻因武公誇說女壻才貌又蘭氏有个親弟蘭廉侯從傍極口讚揚因此蘭氏勉強從了高公從簡送了聘來回聘極其豐盛不意定親後一年遇着荒年高夫人程氏又患疾而亡高公家業日漸凌替武公雖時有所贈究竟坐吃山空豈能長繼武公見此光景就請邵才來家讀書蘭氏見小女壻雖生得清秀只是寒酸之氣逼人初來兩三月也有三分禮貌相待以後漸覺怠慢起來武公又私下把些東西與女壻寄與高公被蘭氏得知便與武公大鬧一場遂十分厭起高邵才來這邵才生性又是極孝的在制中通身布服終日愁顏不解又不茹葷漸漸黃瘦起來凡是討茶飯時蘭氏口裡只說討去與病鬼吃這些家

人婦見主母輕慢他个个都學樣起來當面也不叫相公官人背地只喚他是小高每了故意使他聽見只有武公到底教他見蘭氏這般光景心下着寔不安就要選个吉日把女兒配合了使女壻有所依托蘭氏嘆道他家也是做官的難道不知禮教六禮未備如何就要做親武公主意定了也不怕蘭氏嘆鬧竟選定九月十三日戌時合巹蘭氏竟寸物不置只這隨常衣服若平日有幾件好些的也藏起了不與瓊碧又不許在正屋內做房武公被鬧不過只得把書館將就與他做卧房到得吉夕臨拜堂時蘭氏又罵道瞎眼老賊好端端的女兒偏揀這樣窮鬼嫁他我看他嘴臉不餓就噎了還要指望發跡三朝款嬌客時各親俱來相會這蘭氏的大女壻洪監生是洪

內翰的兒子是百萬之富的二女婿是都堂呼延祿之子叫做呼延  
陸文理欠通却買個舉人在身上這日來會親時跟隨童僕好不齊  
整只有高郃才一貧如洗寒氣逼人兩位阿姨晚上到小妹房裡看  
看兩家有二十餘個了頭乳母輩跟隨擁進新人房內冷清冷清不  
模樣都掩口而笑蘭氏故意把些冷言嘲笑瓊碧只是忍氣吞聲原  
來蘭氏是個小家出身生性只愛奉承富貴搬是非的人大姊妹兩  
個却曉得做娘的性子平日極力哄騙母親這瓊碧生性是個端貞  
的女子比兩個姐多識幾個字文理最通一向姊妹們是同而不  
同心的所以今日同母親也三言兩語說笑瓊碧心內暗叫苦且  
喜夫婦俱是少年美貌男歡女愛十分相得高郃才雖是新婚兩日

夜書聲不輟半夜方眠武公听了深自歎服蘭氏管待郃才茶飯不  
時葷酒不設上下不除了武公沒一個不怠慢他過了半年不知  
受了許多不堪光景一日是二月十二日乃武公五十歲的誕辰親  
戚都來拜賀洪家呼家送的是綵緞金壽約有二十來色高家不過  
燭麩鞋襪之類蘭氏故意把大女婿二女婿小女婿的禮物排列桌  
上逐樣指明是其家的與眾人看來看去要使高郃才夫婦沒趣晚  
上酒席散後大家進來拜謝這洪呼兩家面前也有斟茶獻動的也  
有掇湯伺候的唯有高郃才撇在半邊無人理他種了災涼勢利只  
為蘭氏做了個樣子下人便迎奉主母之意順風使來不怕高郃才  
夫妻兩人羞氣殺了一日高郃才忽然發個念頭要到長安去走一

遵或者博得功名到手破一破勢利關頭歸到高公處將岳家事情細述與高郃學听了弟兄兩個抱頭哭了一場高公所見不知為甚麼緣故私下去問高郃學道你哥子回家何故悲傷郃學直將哥子的話轉達父親高公嘆道這是命之所招只索忍耐罷了維今年秋場在即娃子家六七千里路從未出門的如何好去得遂喚郃才到面前來勸慰他郃才墮了我點淚跪下告道孩兒不孝不能侍養父親志欲遠遊還未說完下句只見外面傳個帖兒進來說有福建來翁拜高公看時寫着寅年弟來之安拜高公疾忙更衣出迎相叙寒溫促膝談心原來這來公是福建汀州人高公同年進士又同在吏部觀政與高公意氣相投原任刑科左給事中今服滿赴京特來

相謁勿就要開船當下高公留他便飯三個公子都出來相陪那來公目不轉睛把年姪只管看對高公稱贊道如何老尊兄有這般好令即高公謙遜了幾句直談到晚高公便留來公宿在家下郃才對高公道來年叔此去是直到京的孩兒不如附了他船去還趕得及秋試到彼時自圖個進場之策便了高公道若趕得這個便去我便十分放心高公隨將此意說知來公來公喜道這是極妙的事盤費都在小弟身上不須年兄費心高公稱謝夜深就寢郃才隨父親到裡面來只見高公取一個拜匣在面前喚二子過來說道我兒你所我說你二人是我螟蛉之子你還有嫡親父母今日我說明白與你听你須博功名到手圖得一家骨肉完聚方好便將他父親郃十

州避難根由與那母親守志不字之始末細說一遍然後開那拜匣  
取出一本雪梅集來道這便是你父親的制卷又取出一个小封套  
來有字兩封又道這是你親母的手跡二子接來跪下拜謝道蒙父  
親撫養成小孩兒一向未知就裡今日方曉來歷高公道你二人只  
要功名早就快訪你父親的踪跡要緊挽了他起來高公分付邵  
才道你今可去向媳婦說知明日要去的事也好打疊行囊收拾此  
路費省得明日起身時匆不及邵才領命連夜歸去對瓊碧說了  
瓊碧料阻他不住自聽他去夫妻兩人說了一夜話天明起來瓊碧  
收拾些釵鈿之類約有五十金付與丈夫叫他變賣為途中之費邵  
才又叮囑不要對文母說明在房中檢點停當了行囊就去書房裡

拜別武公武公錯愕問道賢婿為何忽想遠遊邵才推辭對道承家  
嚴之命送年叔來公上京不久就回說罷拜辭武公要行武公在拜  
匣內取出白銀三十兩贈為路費邵才收訖別過武公又對瓊碧說  
幾句心腹話忍住淚眼叫人挑了行李歸到家裡高公見邵才來便  
問行李可曾齊備了麼邵才指一指道我已叫人挑進來了便拜辭  
文親又到母親靈前拜過了然後兄弟拜別將那本雪梅集上下分  
開二卷各執一卷在身又將母親寫的字也帶一幅在身邊一路同  
來公進京不一个月直抵長安已是七月十九日不期援例不及不  
能進場高邵才心下着忙終日悶又虧來公設个計策認他是公  
子隨任觀場吏禮二部都批准了高邵才因改作來邵才入試中式

第五名好不得意感激來公不盡到十月初各省解到鄉試錄來邵才把江南試錄一看方曉得高邵學中第九名高曠中十二名兩個兄弟俱登鄉榜和來公兩人喜之不勝一日有個同年樂志彬來拜見桌上半本雪梅集便問道年兄這集從何而來邵才答道偶從一處得來年兄曾識此人否樂志彬道可惜好個風流解元一別十五秋如今不知飄流何處來邵才忙問道年兄何處相會他又何年相別敢即始末樂志彬就把邵十州始末細說了一遍今算邵十州被李虛齋神風吹去一十五年未知下落今盧杞已遭貶死朝廷盡赦那為盧杞貶降官員前月初十日已奉有恩旨袖中取出一摺紙來看却開得明白

都御史馮之吉起用吏部左侍郎左春坊歐陽勳起用國子監祭酒兵部尚書霍達贈少師蔭一子吏科給事中高成璧起用太常寺正卿淮安知府樂善善起用嘉湖道副使龍城知縣郁有道起用嘉興府知府錦衣衛都指揮費而隱起復原官錦衣衛千戶陸尚質起復原官解元邵十州往復會試來邵才看罷樂志彬道盧賊時無辜受害的官員共十七名只此八員是因邵老叔連累而今盡行陞轉詔到之日即期赴任家君此時想已到越矣邵才問道年兄為何不在本省鄉試却在北場入闈樂志彬道小弟隨家嚴同邵老叔避難江右一十五年在今年正月李道人來說夜觀星象妖氣盡消文星獨顯諸公可以出頭故北邵



叔自同李道太從吳越一路尋他令郎去了家君同小弟到淮上駐足打發小弟進京觀望就援例入場故得附驥尾來郤才肚裡已是明白卻下嘉是我親祖已有信在吳越了但不知父親在何處心下躊躇樂志彬道年兄何事費思來郤才道小弟是郤氏至戚處坊不能見他所以沉思樂志彬道今聖恩准十州會試他明年自然來京會試那時就可相會了來郤才道此言有理只得安心住在長安待會試過了尋取父親不題再說霍夫人自寓潮州府後到十月中春暉生下个男兒來大家歡喜取名小春過了五年文新因想父母心中如割又思玉娘與翠樓音信不通未知光景如何豈不擔誤他青春年少一日對夫人和春暉商量要捎到江右吳越一路尋訪父母

消息便道請岳丈靈樞兼候一候玉娘翠樓霍夫人久有此意未曾說出今見文新話及與女兒皆道去拜一遭擇了吉日把我十金買了此藥材打扮个小客商模樣辭了夫人小姐春暉就寫書寄候玉娘文新搭了小艇曉行夜宿不上一月已到南昌把藥貨上了客店次日文新偶然閑步行有三里之地望見一座殿宇甚大蒼松古柏環繞茂密文新忖道這樣境界必是个清修之地何不進去隨喜一番行到寺門只見上面題着青蓮寶岸四个大字又行到第二重門正門關着傍邊一个小門半掩推開進去是一所大雄寶殿上到殿中便倒身禮拜起來開步忽見一个少僧出來張了一張走進去了俄頃間又是两个出來探一探又縮進去不一時走出个中年的

來向文新問訊道尊官仙鄉何處何事光臨小巷文新方曉得是個女尼蒼谷道小弟從東粵到此偶然信步行來不知是女菩薩修行之地那尼道原來是遠方檀越請進裡面隨喜奉茶文新謙說不消怎當此尼固請只得隨他進來入了小角門轉灣抹角方到一深院收拾得十分齊整鋪設之類色色皆精又見兩個少年尼姑出來問訊請坐一個十五六歲女童獻上四盞茶來茶罷文新起身告辭中年尼道尊官到此尚未奉齋如何就要言別文新道小生做寓甚遠有三四里路還是早去為便那尼道貴寓雖遠再坐一刻也不妨文新看這此尼姑小小妖嬈作態眼色撩人覺得不像個正經出家人決意要辭出去怎耐這此尼姑你一句我一句甜言美語再三相勸

文新只得坐下默了不出一言這此尼姑見光景不像留得他住心生一毒計假說道相公未了半日想腹中已飢待小尼去熬一味中吃的點心未留兩個徒弟相陪自己到厨下去弄了一回俄頃之間搬出一盤糕素請文新吃文新不知是計且又腹中果然飢了况糕味甚美一連吃了八九塊便覺身輕脚重早已磕睡在桌上原來此糕乃糯米磨粉燒酒拌勻晒乾復浸如此四五次又將好奇花及許多熟藥和在裡面平日專以此計迷惑進巷少年不想文新也墮其計中當下見文新昏迷不醒眾尼把文新扶到老尼床上脫得他上下精赤露出陽物直豎起來喜得幾個騷尼魂不附躰爭先摩弄先是老尼跨上做了倒騎勢勢終昏暈得趣被幾個徒弟扯了下來竟

照老尼做法，輪流大弄，足有兩個時辰，只是金鎗不倒，你道為何，因是糕中藥性本狠，越弄越硬，不肯便洩。老尼復上身，未再戰起來，文新方纔漸醒，未口，禮還道：「好醉好醉。」開眼一看，見這些尼姑皆精赤環繞，吃了一驚，氣得目瞪口呆，呆慌忙推開老尼，起來穿好衣服，往外就跑。急得這些尼姑趕上扯住了，乃道：「半夜三更，山門俱已落鎖，相公要何處去？」撒嬌弄痴，淫聲浪氣，弄得文新又好笑又好氣，只得說道：「今夜住便住了，明日絕早要送我出去的。」眾尼道：「今夜只要盡興用情，包管明封送回。若是偷安懶惰，一萬年也休想出去。這要問你个行兵不敵的罪名哩。」文新嘆道：「這樣迷魂陣，從未慣經，久自慙衣穿褲，頃刻間擺出許多餽饌來，請文新就席。你敬一盃，我奉

一盃，只見那老尼勾了文新的頸道：「我的妙人兒，被你弄醉了我如何發付？」老尼便把酒呷了半杯，在口中嚼對嘴，要文新吃，又將手插入文新褲中，撫弄陽物，要與他同睡。文新被纏不過，只得隨他上床。那老尼淫心已熾，酒興又狂，上了床，把文新上下衣服都脫了，又把舌尖吐將過來，百般妍態，萬種騷狂。文新便騰身起來，先把老尼抽得昏迷，然後把那班師兄師弟輪流做法，斟酌飽滿，就睡到天明。文新纔起身時，便送上人參龍眼湯、艾實茯苓糕，又送上陳酒腰子湯，供奉好像孝順爹娘一般。吃過早膳，文新便要謝別回去，只見眾尼俱蛾眉倒蹙，花眼圓睜，齊發話道：「相公何薄情至此！我輩雖係空門，賤質寔皆宦室嬌姝，或因妻妾爭風，或丈夫早亡，以致削髮

為尼今見相公風流俊雅愚師徒不顧羞耻甘心呈醜指望永遠歡  
樂今相聚止得一宵便欲辭去視妾輩不啻塗泥糞土似此無情即  
我何所愛惜今相公若安心住下愚師徒情願如活菩薩一般看待  
倘說半个不字休怪我輩沒良心另有一般計較文新听了這話嚇  
得目瞪口呆欲要聲張起來怎耐牆高補天門深似海非徒無益恐  
反致害左思右想無計脫身忽然想起李虛齋的秘囊藏在衣襟內  
何不拆來一看必有甚解救方法推个解手背地裡拆開一看呆了  
半晌你道寫的是甚說話上寫道九年方脫花魂債外另紙附那  
臨戰抽添之法并保元養氣秘術文新看了暗想李虛老既曉得有  
今日這事何不預先替我定下說明免遭此難倒說九年方脫此地

想是天数已定罷了罷了急也無用只得安心與這班尼姑採戰戲  
弄因得了紙上保元養氣秘術故此恣情大戰不損元神弄得這班  
騷尼奉他如活寶一般在菴一月有餘个了通名道姓方知老尼法  
號幻如徒弟水月松風閒雲三人此外伏侍的女童老姥未知其數  
一日見一个女童掇了一个盒進來對幻如道師太命我拜上師父  
聞得近日招一个新人未及奉賀今先送一盒點心在這裡少頃還  
要屈師父與幾位師兄過去隨喜幻如道曉得了我即刻就來這女  
童應声自去了少頃又一个籠髮女童來請道師太等候已久即同  
新客一齐去罷幻如对丈新說了來意丈新吃了一驚欲待不往爭  
奈幻如等定要強拉過去只得攜手同行走了一會方進一小門又

行幾步過一小橋，纔是佛殿，入了佛殿，就有老尼出來相迎。隨後又是四五个不削髮的少年美婦，一齊接見，迎入裡面，分賓主坐定。丈新就問師父法號，那老尼答道：「老身賤字真空，指一坐五人，是愚徒。聞如寂如空如靜如皎如皆闕，闕名門在此修行，一向尼心不動，道念甚深。昨聞幻如師兄接得新郎，那後生輩按納不定，亦思割愛分甘，親炙雅範，故特請仙郎至此。」丈新暗想：「這些淫婦，纔坐定，便諷及此，比幻如輩更加狂蕩。」忽見一女童前來請進內院坐席，便三灣四曲同入內來。丈新舉目偷視，見錦幕四圍，沉檀撲鼻，圖書古玩羅列炫目，種之富麗，人世罕有。當下舉盃入席，挨次坐下，輪流把盞款待。丈新、丈新看那五个美婦，帶此酒意，越覺可愛。五个見丈新看他也

注目，盼着丈新，各人意思中恨不得一口水嚥了下去。飲了半日酒，個個春心狂蕩，那真空忽然說道：「你們且坐，我和新客講一句話就來。」幻如輩料想要弄此事，就先別去了。當下真空拉了丈新，走到床前，笑道：「親垂，我見你恁般有趣，在席上已忍不住，我老人家喜歡日裡弄，你先替我洩一洩，火好讓他們晚間受用。」一頭說，一頭脫得精赤，倒在榻上，把双脚豎起。丈新見了這樣騷態，暗想：「我既脫不得，這慾海索性大戰一番，弄死他一兩個，使他不敢淫蕩，便跨上去。」放出本事，極力抽添，弄到一個時辰，老尼淫水枯涸，連聲告饒。外边五个美婦都在窗外窺聽，個個都忍得滿褲濕了。及見了這般戰法，全無珍愛，一齊進來，替真空討饒。丈新放了真空，隨把閒如推倒椅

兵之兵之大弄起來那幾個面紅不語，溜水直流，弄到點火時候，連敗數員少將，一個一個弄得半死，只有皎如年紀小些，見這樣狠戰，又走避了。文新立意要與他，與不一時，衆尼扯了扶了送他進來。文新道：「他臨陣退縮，當按軍法，嚇得皎如不敢做聲，任憑文新戲弄。」畧展手，即便涕泣求免。文新倒也怜他，只得住手，隨同衆尼吃了晚飯，臨睡之時，文新又要慶戰衆尼，乞求免，且待明晚再弄。文新只得解衣上床，見五人中惟有皎如分外生得秀媚，就拉他同睡，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老封君觀詩憶子

小公子得意還鄉

初道尊攪穿慾海

舊解元再步蟾宮

却說文新在真空處睡了一夜，直至次日辰牌時候，方纔起身，便送湯送點，隨又吃了早飯，衆尼意欲再留兩日，一則恐怕幻如輩見怪，二則隔晚被文新弄得難當，且停幾日，再請來戲弄，只得送文新到幻如那裡來。自此真空幻如送為賓主，非東院排筵取樂，即西菴設酒調情，弄得文新如痴如夢，終日似軟骨一般。這也不在話下，却說卞嘉和樂與人匿踪于施弘德家，春去夏來，秋還冬往，轉瞬間，過了十四年到十五年頭，正月初旬，李虛齋來望他，一見面便稱賀。

喜說貧道夜觀天象，奎光炳于紫微之間，應賢人得志之秋。僉壬消志之日，兩公可以出頭矣。當下就請他離了地窖，在所上來。李虛齋對樂公道：「賢喬梓氣色煥發，秋間並有佳音，即令當往貴省，一看家園。星夜作速進京，明公准予淮陰一路伺候。綸音令即可先北上，功名唾手可得。貧道同邵卜老遊吳越間，訪有二兄消息。冬盡春初，或者得晤明公于越地也。未可知。遂選吉日，施弘德設祖帳于郊外，痛飲一場，洒淚分別。樂公往福建到家數日，便同樂志彬北來，同家小在維揚居住。打發公子入京，援例進場。到十月中，已知志彬中了，自己隨授嘉興兵備道，竟領憑赴任。不題。却說邵卜嘉同李虛齋下了船，一日來到京口。李虛齋叫卜嘉就京口尋房安置。卜嘉遂令家人

陸懋星夜往長安，探望家鄉，如何光景。就進京打聽朝事如何。陸懋領命進京去了。那邵卜嘉同李虛齋見風和日煖，遂乘船遊覽江山之勝。船到金山，見夕陽西下，新月東升，兩人遂登山投宿僧房。次日遍遊禪院，見一精舍封固甚密，詢諸寺僧。虛白道：「此乃霍尚書停柩在內。卜嘉失驚問道：「是幾時寄頓在此？」虛白道：「是十四年有位老夫，人同兩位小姐，舟過此地，聞說是甚麼降貶的家屬，要往廣東去。因此租這間房寄頓。此柩不意一去數年，杳無音耗，可煞作怪。一向平安無事。近來兩三月間，裡面嘗聞吟唱之聲，傍晚有不怕事的在門罅裡張探，見有烏紗紅袍的官兒在內，侍從之人擁滿一堂。那人嚇壞了，回去大病一場。從此外面封固等閒，也不敢走到此屋左右。卜

嘉道這就是為我受累。的霍道翁了。決要開門一看。虛白道相公不  
是戲耍的。若沒甚要緊不開也罷。卜嘉嘆道。天大的事。有邵某在此。  
斷不遺累。師父虛白無奈。只得取鑰匙交與卜嘉。自走關去了。卜嘉  
叫阿壽開了鎖。推門入去。見中間停着靈柩。一張小桌上。供了靈位。  
寫着故兵部尚書道菴霍公神位。傍寫孝女春暉甥文新奉祀。卜嘉  
看了。先遜李虛齋揖過。然後倒身下拜道。不意長安分袂。遂成隔世。  
皆邵某不才遺累。知己倘九原有知。能無怨恫。遂着阿壽渡江脩辦  
祭筵。又見壁上有詩一首道。

蟾宮獨立正佳秋 忽際連遭改跡遊 已撤椿萱魂欲斷  
又虛琴瑟淚双流 喜隨山佩乘東魯 憂接天恩下鳳州

萬縷愁情誰似也 一江寒水向東流

卜嘉讀完了。想詩中之意。隱隱是十州口氣。細看字跡。亦與十州無  
異。又看牌位的字。也似他筆跡。心下暗想。這字明是我天即的。弄  
跡。難道他就在霍公處。棲身不成。少頃阿壽挑了一桌祭筵。擺在霍  
公神位前。卜嘉三行拜奠。泪如雨下。焚帛之後。收了祭筵。即同靈齋  
享了餽餘。又送白金五兩。與虛白為香燭之費。自回鎮江府。不題。却  
說春暉小姐。自文新去後。過了一年。小春已長成。七歲春暉命霍忠  
置辦一色書籍。親自訓誨。纔到十歲。五經皆通。取名霍繼祖。春暉自  
教他作文。一十二歲。已是三場通透。一日後門住的老園老走來對  
霍忠道。霍老哥。俺家馮爺和夫人來望你家小相公。老夫人哩。霍忠



忙入內報與夫人及小主人知道。你道這馮公是誰？就是那都侍御馮迪。着他為邵下嘉父子之事，盧杞把他同歐陽漸俱罷官而回。那年霍忠入城尋寓時，偶然問着他管園的周老。周老稟知馮公，馮公也知道他一體為着邵下嘉之事，有心要昭顧他，恰好有幾間空房在那裡，所以一說便允了。霍夫人遷進去後，閉斷中堂，內外隔絕，從無人見霍家內眷的面。馮公曉得霍家治家嚴肅，不好來動候，只常着人送些盤盒進來。這幾年來，忽聞讀書之聲，晝夜不絕，心中十分羨慕。差人訪問，却曉得是霍夫人外孫，令婿又不在家，聞說是霍小姐親自教子，一發奇異。故今日特來要認那好讀書的學生，因同夫人來候霍夫人當下。霍總祖迎接馮公入來，作揖看坐，晉接之儀，絲

毫不失。馮公暗稱奇，坐定仔細把他一看，好个俊秀，即君好玉龍的一般。又想這樣年紀，舉止中節，好學教子，但未識胸中何如。便欲試他一試，因是下會不好多講甚話。馮公略問他家中之事，總祖也只致謝。馮公炤拂之情，後又請些閑話相別。馮夫人進內去相會。霍夫人春暉彼此盤桓半日方歸。次日馮公差人送个通家侍生的名帖來，請他便飯。就同他公子馮翊出个題目同試一試，却是詞瀉江湘，氣吞牛斗。馮公看了，大加稱賞。嗣後常請他去會課，到得庚子年，霍總祖是十五歲，其年是科舉年，遂得進學。儒士科舉進場，高中第十七名。馮翊中三十五名，赴過鹿鳴宴，歸家拜見霍夫人，春暉喜之不勝。此時聞知大赦，可以回家。馮公親送公子進京會試，就一路

送霍家眷同籍自潮至越不两个月已到嘉興府霍夫人回到家  
裡門閭不改家業荒蕪賴有霍公親姪霍京祖掌管不至十分零落  
當下傳遍了許多親戚不一時黃公夫婦同玉娘翠樓都來探望霍  
夫人命總祖拜見姨公姨婆黃公讓問這此位何人霍夫人在簾內  
答道是小女春暉之子黃公又問甥婿何人霍夫人道是長安解元  
邵十州黃公道何時做下這頭親事霍夫人道根由甚長容日細陳  
黃公又問文新如何不見霍夫人道亦有緣故總俟異日詳稟遂命  
總祖在外相陪這裡黃夫人和霍夫人相叙潤衷玉娘翠樓與春暉  
相見哭了一場忙問文新何往春暉扯玉娘到半邊去將父親舟中  
配合到廣生子及要尋親別去至今不知下落并小春徽幸得中細

述一遍就喚總祖進來拜見玉娘總祖朝上拜了四拜春暉又命拜  
見翠樓翠樓再三推遜沒有道理春暉正色道我今三人總是姊妹  
我之子即姐之子姐若不以我之子為子將視其父為何人耶  
翠樓見春暉說這話方受了兩禮兩人把總祖相了又相見他狀貌  
與文新無異不覺觀此思彼掉下兩行珠淚引得春暉也潸然泪下  
霍夫人就請黃公陪了馮公飲酒留馮公一同住下老姊妹兩人把  
人別相叙就把文新之事說明黃夫人不勝駭異次日黃公先回去  
過了五六日馮公催促起身會試霍總祖拜辭祖母併母親玉娘等  
春暉把文新所作雪梅三集付與總祖道這是你父親所作你可帶  
往都中一路訪問長安解元邵十州便是你父親兩耳有穿痕為記

的總祖拜受了自一路同馮公父子進京會試不題再表文新陷在青蓮寶岸不能脫身到第九年八月初六日晚上暗想李道人說有九年花債今已及期未知有甚機緣脫此火坑正在沉思之際那真空等又備極盛酒來請文新與眾尼正在暢飲歡呼忽听得外面兵兵打將進來甚是利害慌得文新與眾尼不知所措正是災從天降無處躲變起蕭牆難預防看官若不厭煩待小子自前至後委曲說來方知端的原來這青蓮寶岸向是藩封的王府屋宇弘邃真可藏垢納汙來出家的都是大戶人家失節的夫人小姐弄出事來父母不忍置之死地又碍着大家規矩不好休棄改嫁便多與業資借此藏身仍舊宣淫覓偶徃引標致男子進去不弄到死不放出

來這菴東西兩房老幼尼姑共三十二人六七年間曾有个山西客入來南昌生理姓初名五裳帶个讀書兒子初逢來遊學偶然閑遊到青蓮岸來望見殿上一個少年尼姑接一个穿玄色的少年即君進去好一會不見出來初逢疑心坐在殿上觀望直到日落不見有个影兒及至裡面門聲响見是两个老道婆提了鑰匙出來開門看見了初逢大聲喝道你這人這樣時候在此張頭探腦想是个歹人麼初逢道我是在此開玩笑道婆道開玩笑的只該在青天白日緣何到這時候我若叫起地方來拿到官府打死你這野賊初逢被他罵了遂步出山門一路想道我明了見个人進去如何到晚還不出來若是尼姑的親戚也沒有个後生男子漢好住在尼姑菴裡的理其中

必有疏蹤。明日早來窺瞰。若有露出破綻來。好教這些妖尼難受得。我老衲手敲回寓宿了一夜。明日帶个家人。又到庵來。進到殿上。不見有人行動。看那昨日走進去的門兒緊閉着。初逢停了一會。見一个尼姑開門出來。見初逢。兩人立在門口。便說道。我這裡都是女僧。從沒有半个男客進來。客官請尊便。為美。初逢道。我們不是要進去頑耍。是因昨日有个舍親年纔二十多歲。身穿玄色紬道袍。頭戴萬字巾。到你裡面去。如今還不見出來。我在此候他。你可喚他出來。說他家中有事等他哩。那尼姑听了。滿面通紅。勉強應道。我這裡那有人影在此。又有一个標致小尼姑出來。問是何事。老尼便把初逢的話述了一遍。這小尼姑也漲紅了臉。說道。有是有這個人進來。只

是立刻就出去。不曾停步在此。初逢曰。兩人說兩樣話。料必有疏蹤。便大着胆。要跨進門去。两个尼姑慌了。抵死推住了門。一邊要撚他出去。一邊要强走進去。正在喧嚷。驚動了裡邊。走出六七个道姑來。幫着两个夾七夾八罵起來。就拾起磚角石頭打出來。初逢忍住了氣。同家人回到寓中。過了四五日。到城隍廟。見貼一招紙。寫道。

原任贛州府知府孫于玉。係山東青州人。任滿回家。偶過此地。有次子孫繩武。年二十歲。頭戴萬字巾。身穿玄色道袍。面白無鬚。身隨一童。名盛美。年十四歲。面光而白。身穿青布道袍。今十三日。偶出關步。至今七日。不知去向。四方君子。有獲信來報者。謝銀三十兩。決不食言。招紙是寔。

祁逢看罷拍手稱奇歸到下處就把他前日菴中親見的事併今招紙上的言語對衆人說了衆人道雖此事有此巧合但天下事儘有極幻的也不可膠滯况此菴俱是鄉紳家眷在內出家誰人敢去問他一日有个周六官從西關來看他父子祁逢又把這話述與他听周六官嘆道這事也不為希罕我那裡西門曹家三年前有个廣東賣藥材的客人叫做文新生得少年美貌投宿他店次日往街上閑走一去不回至今三載杳無踪跡祁逢道莫不是也被這些尼姑弄進去了從此祁逢要算那菴中只是沒个罅隙可以圖得住了月餘他父親討完賬目收拾回山西去了這祁逢到家幾年間中舉聯捷在兵部做了半年主事就陞為江西南昌兵備道領憑赴任正值鄉

試及期那典試正科洪大任是他同年八月初二日貢院邊無故發起火來千軍萬馬撲救不熄一霎時把一所貢院燒做白地一時起造不及典試官會同撫按商議尋个公所暫作棘院祁道尊說青蓮岸裡廣大可以借用各官道果然此地可用纔有了這個話頭各鄉官便寫書來討分上撫按倒有徇情之意怎奈祁道尊攬撥主考竟不作准尼姑慌了央人送五百兩銀子討情道尊又不肯受尼姑只得去央致仕鄉官鄭閣部來護法指望要來彈壓祁公誰知那祁道尊是有性子的見鄭相公說話侃侃又見他發告示掛在青蓮岸門首觸了他怒便同試官商量點齊一百名營兵將菴門前後圍住自率了巡捕官押二十名家丁打將進來這些尼姑為了借菴之事連

日悶，不樂，恰好這日有了閣老護法，又有告示張掛，以為無事。正在那裡飲酒取樂，忽听得喊聲大震，不知何事，嚇得這般尼姑屁滾尿流，無處躲匿，都被獲着。那軍士齊聲喊東尋西覓，兩房共搜出五个男人，三十二个女人，牽在一處。初公點明封鎖房間，帶一行男女到衙門裡來，立刻就審。兩個是同胞兄弟，福建人為客商到此，又兩個一大一小，就是前年所見那穿玄色的少年。初公便問道：「你可是山東孫知府的公子孫繩武？這小的喚做美盛慶，兩個叩頭道：「正是。老爺如何曉得？」初公道：「我已知得久了。」又問一個少年道：「你可是文新慶，文新也叩首道：「小人正是。初公道：「你是做甚麼的？」文新道：「小人是讀書窮寇，也曾遊庠過，不意八年前偶然到菴，便被留住，今蒙

老大人打開羅網，得見天日，寔為再生之年。五人供詞與文新不甚相遠。初公喚眾尼問道：「這五人說話，是不差的麼？」眾尼俱叩首請罪。初公錄了口詞，命鎖在後堂，撥三十名快手看守。明日五鼓坐堂，喚四門總甲，着該衙喚三十二名鰥夫，無力娶妻的，進衙來。總甲領命，不消兩個時辰，俱喚至。總甲呈上花名，初公就喚齊三十二名女僧，用三十二張票，寫一個男名，配一個女名，寫完當堂逐名烙票，領去成親。凡菴中所有細軟，皆听諸尼自認領去。過活這六十四個夫婦，一齊叩首拜謝去了。初公叫兩個福建人各賞十兩盤纏，令他回鄉。又喚書吏取三十兩程儀，送與孫公子，又差浪舡一隻，直送到淮揚交界。孫公子拜謝去了。初公看文新相貌俊偉，因問道：「你說是个庠

生如今舉業還來得否。文新道還能勉強完篇。祁公便出題面試。文新拈起筆來。揮成一篇呈上。祁公看了。字字珠玉。言言錦繡。大加稱異。道若據此作像。是發過的前輩。不像是青衫的文新。尚未知盧杞。以過只含糊答應。道不敢。祁公也認他真是懷才未遇的秀士。心中有意要扶他。觀場就留他宿在內堂。打轎去會典試官。先將尼姑之事細述了。然後又對他說。有個嫡姪在此。隨任讀書。要本處宗師補名送試。洪公應承了。祁公遂去拜學院。將嫡姪祁文新做個隨任。來他補名送試。學院也允了。將青蓮岸改做貢院。更期八月十五日頭場。三場考過。揭曉時。祁文新得中。解元報到。祁公衙裡。祁公大喜。是夕與文新飲酒。文新叩問朝事。方知盧杞已死。又蒙恩赦。纔把自己

真姓氏履歷對祁公說了。祁公驚駭不已。文新會過同袍。辭謝祁公。連夜到建昌。尋李虛齋。處細訪方曉得。父母一向在施弘德家中。今同李虛齋一路。及尋他去了。心下沒主張起來。不知父親往那一處去尋我。今到那一處。纔會着父親。忽又想道。如今也是個急難之際。一發把李虛齋的字拆來看。能忙取出拆開看時。上寫道。

可先到京會試

文新看了。只得把尋父的念頭暫止了。連夜催舡進京。行到京口。叫泊舡在金山下。起來看了。霍公之柩。預備香帛。尋到舊處。叫當家虛白。取鑰匙開門。虛白問是新科解元。就分付徒弟。收拾奠。然後來候文新進去拜謁。罷慟哭一場。去看那壁上詩句。塵灰不染。像是有

人拂拭的因問虛白道這壁上詩句曾有人見過麼虛白道春間有二位居士到此一姓李一姓邵說是霍爺的故舊也曾聚過一番看見壁上的詩句不住的賞鑑嘆息而去文新聞知父親到此不得相過又哭一場虛白就請文新用菓點文新送虛白茶金四兩遂登舟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因家裏有一卷文新道去心下好主意說來不映文新道一歲  
裏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  
裏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文新道





